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六回 裴公子暗施辣手 柳知府昧察慘刑

詩曰：對面明槍容易躲，暗施冷箭實難防。

試看裴子機謀密，善良難免覆盆殃。

當時，柳知府二差役只見劉秀才箱子許多銀錠，雪花亮白，看來原是國餉字號。只因失去國餉已經兩月，在本土官府曾經出至賞銀五千兩，各官大小衙役軍民畢知。今二差役見了，厲聲曰：「好秀才，讀書君子做此朝廷逆犯！如今失去國餉，有著落了，人賊俱在，故府太爺一標發的密票，先令我二人共請寫丹青，再發五十人於出門時一齊刀斧押送。原為此大事，今五千兩的賞格穩穩到手了。」

語畢，二役上前把住捆行。劉秀才大呼分辯喊救。

當日，劉芳此位心腹門生梁瓊玉是個巨富家財，年方須然二九之少，日習文、夜講武，為人膽正心高，文武全材。但功名尚屬蹇滯，未曾登科而椿萱並謝。適是日，從家奔學館中，一進書室，聞業師被官府差役拿去，不知何故？急進內室，見顏氏師娘悲哭，細問緣由。顏氏直說，驚嚇不小，轉慰解師娘一番：「待門生往府衙中探聽明白，自有安置辯論。且先生平素一良儒，豈能屈他作此通犯！此事不須師娘苦惱也。」

語畢出門。一刻跑至府衙公堂大門中，只能在外遠遠觀看這知府如何審斷？

早見府役人一眾下跪稟曰：「小的等奉票差往劉秀才家，請寫丹青，不料他自鋤園地，要埋國餉銀二十錠。現今人賊俱到了，並有鋤鋤之具為證。請大老爺裁奪。」

柳知府聞稟，吩咐將劉秀才帶上。

劉芳深深打躬，把足一拖曰：「公祖大人在上，生員劉某叩見。」柳知府一見，厲聲大罵：「好匹夫！枉汝身進龔門，作此大逆！其身固屬不免於死，而且臭名於後，也有玷辱聖賢名教，令人可惱！想必日前包庇響馬，坐地分贓，至令強徒膽大、打劫國餉。今還謀為不軌；若引賊兵入城作為內應，你今一黨叛逆同謀，死有餘辜、罪及妻孥，一門不赦。今日感動神靈地杰，一朝事得敗露，至百餘萬生靈不該遭此大劫。」即將怒案一拍。

劉芳訴曰：「公祖大人明鑒，日誦聖賢之書，豈肯作此滅族之事？只因生員功名不第，苦守清貧，故兼習得一筆丹青圖畫，遠近頗聞，自以為晚年養身餬口之度。不意前月內虎丘山賊人假扮做客商，到門求寫丹青十幅，願謝筆金千兩，實則思聘生員上山為一謀士。當時，生員驚懼，曾將幾句良言勸他一番，彼即悻悻而去。然生員當時即速追趕，交回餉銀，他馬跑迅速難追，是至懼禍，將鋤埋金，誓不與人書丹青。此是真情，懇乞公祖明察秋毫，以免生員負此冤屈，遺臭而死。生員百世沾恩。」

知府聞說，大喝：「好利害刁詞匹夫！人賊在這，敢強辯麼？」當日，知府又行書帖與府學教官，革去功名。即刻重打四十，打得皮開肉爛。劉芳只是不招。府官大怒，喊道：「夾上狼棍。」劉芳痛得死去還魂，也是不肯招認，這劉芳想來：一生清白，身入聖教，豈可受此逆惡！大辱斯文，不免萬年遺臭。故立心留名，自願抵死不招。

柳知府一心急於糊塗結案，硬將劉秀才一味夾打，逼他招認，通虎丘山賊寇，致賊人膽大，敢於打劫國餉。待劉芳一招認了，即行重辦，本省文武官員俱已罪輕。但當時知府見行重刑不招，無奈將他收入監牢，即申公文與各上司緣通省大員。督撫、布按、司道聞此重大之事，各皆驚悚。而督、撫兩人即行牌文，仰柳知府細細審，確力辦是否，然後拜本回朝，奏聞聖上，發兵征剿虎丘山寇，以靜土境，不表。

只有梁瓊玉當時見柳知府不容先生分訴，只即行夾打，皆不得口供，心敢怒不敢言，不覺暗暗垂淚。及看至審罷，收入牢中，方出府衙門，一路慘惱而回，思算不言。一到師娘家中，將知府審不公斷，打夾收監，達知師娘。

顏氏聽了，即哭泣哀哀。

瓊玉又對師娘說知，要聯請本土舉子秀士鄉耆縉紳具呈，訴稟劉芳被此冤陷，訴告上司公辦，以免知府糊塗屈卻清白文儒。

瓊玉正在連日奔請。

不料，柳知府實思將劉芳歸劫餉破案，故今日打夾，劉芳雖捱重刑，只不招認。一連三天，夾打至死了。當日，柳知府見夾死劉芳，不得供認，思量怎生復得上司？即吩咐將劉芳屍扛出荒野暫停，下申文書言他在牢獄中畏法自盡。

當梁瓊玉正在聯請各舉子秀士縉紳來聯呈保結先生。不料此天梁瓊玉仍往府衙，探聽知府審判，一刻狠狠打，夾死先生，不得回蘇，正是心如刀割，又見扛屍出衙，一路慘慘叨叨，抱恨回歸。到了十字街頭，有三兩匪徒酌議曰：「可惜劉芳的妻，有此花容薄命，獨守空房，不免三人今夜私到他書房將她戲弄一場。她若允就罷了；如不允從，拔刀斧以殺動之，她是水性婦人，貪生畏死，必然順從，豈不美哉！」

瓊玉聽了，氣忿得火上添油，雪上加霜，急步跑走回先生家報凶信。言：「先生已被柳知府夾打死了，將屍扛出荒野停頓」，又言街上見三匪徒，說今夜私來無禮之事，一並達知師娘。

顏氏一聞丈夫被夾打死，哭得發暈了。半刻方蘇，猶慘不已。瓊玉只有帶淚勸解師娘，顏氏切切中，一來痛哭丈夫慘死之冤，二來今夜恐匪徒逼淫，受此玷辱，要尋死。即囑托瓊玉：「計尋丈夫屍體，殮棺安葬，我願畢矣。但今世夫妻受賢世兄大恩，來生夫婦犬馬酬答。」言罷，淚如湧泉。

瓊玉含淚動曰：「先生既被狗官屈夾死了，今師娘身懷六甲，或生下來是男兒，正好接後，以全劉氏一脈宗枝，他日長成，好報雪我師之仇，又免二命相連。今師娘勿憂被強盜玷辱，自有門生在此，些小狂徒，吾豈禪之！只一節惟慮柳知府申文正辦先生包庇通寇、劫國餉，上司不察准詳，則滿門之罪難逃矣！不可不早慮。師娘必不可尋短見的，急扮了男裝，待門生保護，汝即日僱舟奔往金陵，得到吾姑娘家中，自有安身之所。汝且改裝，吾回家吩咐舍妹子管家，我帶些金銀作路費即來也。」

顏氏悲淚，只得應謝他高義用情。

當日，瓊玉回家，囑咐妹子管理家中內事，老家人梁任管理外事，勤謹收理租業、倉穀出入、照管門戶。吩咐畢，帶了黃金三百兩，齊眉鐵棍一條，肩挑包袱，飛跑來師家。見顏氏已扮了男裝，將首飾餘銀藏過，將門鎖閉，兩人先後同走出城。

行程半日，已是紅日西沉。跑走到不近村莊市鎮之地，並無客店旅家之所，只見路旁一間古廟零落，並無司祝香煙。進內一看神像，乃係伏波將軍。

他是後漢馬援，因奉旨徵南，德政惠民，百姓感恩，創建廟宇祀之。

當夜，師生倆食過乾糧，見廟內有長板凳一張，瓊玉請師娘睡臥於此，自己頂靠廟門而睡。正是一點丹心，保護師娘逃難。

至三更初，夢見伏波神顯聖，親賜雙鞭神物，又教習鞭法。使完，神聖向空中而去。已是天明。

瓊玉醒來，果得雙鞭於神案上，謹記教習，大喜。對顏氏師娘言知，二人拜謝神聖出廟。行至十里，忽一陣狂風，沙飛塵卷。

顏氏曰：「梁世兄，想來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倘有狼虎來時，一命休矣！」

瓊玉曰：「師娘放心，吾今有神鞭護身，懼什麼狼虎？汝且避歇於松林間一刻，待吾在此山中等候片時，待大風息止，再請師娘行程。」顏氏應允。

正合著她腹中疼痛，想必係臨盆生產，正要迴避，入此松林不見人之所。

當日，果然貴子下降，顏氏林中分娩。不知何日脫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